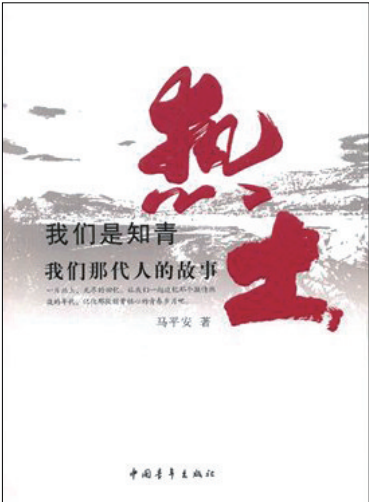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 既来之 则安之

【七】 过生活关



作者 马平安

都结伴去。牵牲口的事儿我们哥仨哪儿能让女生干呀!想到这儿我对英子说道:“这事儿你们不提,肯定也不会让你们干,哪能让乡亲们看咱们的笑话啊。”

“华子你不是会擀面嘛,我负责做卤,咱中午干脆吃面条得了。”

“我同意桂琴的提议,这是咱们做的第一顿饭,甭管味道好坏先图个吉利。”

“对,平安所言极是,咱们说干就干。”

大明的话一落地,我顺手从门后抄起扁担,长顺和大明一人手里提着一只木桶,相继从窑洞里出来,准备下山打水去。

“等会儿…把手套戴上。”英子拿着手套,从窑洞里追了出来。

听到英子的喊声我们停下了脚步,长顺走在最后边,他接过手套,眨着眼睛对我说道:“给…你的。”

“少废话,人家不是把你的手套也送来了嘛!”

英子撇着嘴瞪了长顺一眼,对他说道:“就你讨厌,不说声谢谢也就罢了,还事儿事儿的。”

“谢了啊,英子你想得真周到。”大明边说边从长顺的手里接过了他那双军用手套。

大明的父亲是铁道兵部队的一名高级工程师,有一回去他家里玩,正好赶上他父亲也在家。伯父高高的个子身体十分魁梧,见到我们几个同学以后,笑容可掬非常的慈祥。贤淑文静的母亲对待我们更是关心备至和蔼可亲。大明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,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。

时值寒冬腊月,山间的小风刮在脸上像针扎似的生疼。我们顺着山坡上的小路往井边走,地面冻得硬邦邦的,有些路段居然裂开了口子。我们穿着塑料底的棉鞋,踩着残留在地面上的冰雪,身体左右摇摆着感觉脚下没根。

我们这个村子在洛河的西侧,顺着常年雨水冲刷出来的山谷向西延伸,自然形成了一个酷似喇叭形状的村落,越往村里走路越窄。离村中心这口水井最远的住户有二三里路,全村百十口的人都靠这眼井水维生。每天早上这里都有许多人等候着打水。由于水源短缺,乡亲们都不舍得用水。进村快十天了,我们从来没见过村民在井边上洗衣服,更别说用井水洗澡了。

我们来到井边,仔细端详着这口老井,为了防止雨水倒灌和延长井的寿命,井口周边用几块巨石镶嵌着。

由于天气太冷,洒在井台上的积水结着厚厚一层冰。我小心翼翼登上井台,用手扶着轱辘探头向下一看,只见黑黢黢的井壁上长着一层青苔。借助着中午的阳光,隐隐约约看见井底的水面上有一个烧饼大小的亮光在闪动。我好奇地蹲在井边上,扯着嗓子向井里喊了一声,随即耳边传来嗡嗡地回音。

“好家伙,这口井真够深的。”

“平安,你小心点儿啊!万一滑下去可就没命了。”

“嗯,放心吧大明,你们哥俩也得小心点儿。”

“幸亏咱哥儿仨一块来了,要是一个人摇轱辘还真有点儿费劲儿呢。”

我试着慢慢地把拴在绳子上的水桶往井里放下去,绳子一圈圈地从轱辘上滑向井里,眼瞅着没剩几圈了,水桶才落到了水面上。我模仿着老乡打水时的动作,将绳子在手里抖动了两下然后用力向上一拉,感觉有点儿分量了。于是,我和大明俩人扶着轱辘用力摇着把子,一圈一圈地往上摇着。由于经验不足,打上来的水只有半桶,我们把打上来的水倒在自己的水桶里,然后再重复着刚才的动作。

“这水怎…么这么脏啊!”

听到长顺一惊一乍的喊声,我朝木桶里看了一眼,水的确很浑,桶底上还有些沙粒。

“你们这些娃娃怎么这会儿才来打水呢,上午村民们把井里的水一满(全都)打净了,这会儿哈(下)面都是些浑水,你们明天一早再来吧,经过一晚上的渗漏和沉淀以后,井水就多了还干净。”

听到从井台路过的广玉大叔一席话,我顿时恍然大悟。怪不得郑叔每天清早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挑水呢!原来他是为了让我们每天都能喝上干净的水啊!郑叔您对我们这些远离父母身边的娃娃实在是太好了。可是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,不但没有理解您对我们的一片爱心,相反还嫌弃您舍不得用水,无意中伤害了您对我们的感情,郑叔,你能原谅我们吗?

我默默地摇着手里的轱辘把,感觉此刻的心情像胳膊上的肌肉一样越来越酸痛。我抬头看了一眼大明,发现他也在咬牙坚持着。

“没想到村里的水会这么金贵,怪不得郑叔用水那么小气呢。”大明似乎也悟出了一个道理,他低着头用力摇着轱辘,嘴里嘀咕着。

经过一番努力,我们终于把两只水桶打满了,相互搀扶着从结了冰的井台上下来。我抢先地上抄起扁担说道:“你们俩到前面山道上找个平坦的地方等着我,一会儿我要是挑不动了你们再换我。”

“你注意点儿安全啊。”

“放心吧,大明。”

在北京的时候,爸爸在院子里种了葡萄和许多花草。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我经常帮爸爸挑水浇花,说实话我还真没把挑水这活儿当回事。看着他俩朝前走了,我胸有成竹地挑起水桶,没想到这两只木桶比家里用的那两个铁皮桶重多了。再加上这里的海拔高度要比北京高出一千多米,初来乍到还真有点儿不适应。

挑起水桶往知青点儿走,一路上山最宽的地方不到一米,最窄的地方两个人相遇刚能侧着身过去。尤其是这段路有两三个地方坡度比较大,累

了也不能把水桶放在地上。经过第一个陡坡时,我格外小心,尽管如此,前面的那只水桶还是不时地碰着地面。桶里的水受到震荡以后,洒在了地上,鞋帮和裤脚也湿了。眼瞅着桶里的水少了,我心疼地像是把香油洒在了地上一样。水落在地上转眼间结成了一层薄冰,我躲闪着生怕踩到冰上。硬梆梆的扁担压得肩膀生疼,我不时地将扁担调换着在肩上的位置。默默地背诵着毛主席的语录: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。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。”

“平安再坚持一下,我在这儿等着接你呢!”大明见我走得越来越慢,大声地冲我喊着。

我停住脚步,缓了口气,眼瞅着离大明只有几米远了,我咬紧牙关坚持着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
“够累的吧,让我挑吧。”大明的脸蛋冻得红红的,没等我回话,就接过了我肩上的扁担。

“长顺呢?”

“在上面拐弯处等着呢,要是我挑不到上面,再让他换我。”

我顺着脚下的这条小路向山上望去,距离英子她们住的窑洞大约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。虽然距离不算远了,可是这段路越往上走坡越陡,几乎没有平道。

离知青灶不远的拐弯处有一块桌面大的平地,长顺站在那里双脚不停地跺着地面,两只手捂着耳朵,紧闭着的嘴唇一点儿血色也没有,鼻子头冻得红红的。浑身的肌肉紧绷着。看到他那副样子就像是穿着单衣单

忙从窑洞里跑出来,见到长顺挑水的姿势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“平时你说话就挺逗的,没想到你挑水的姿势比说话还可笑,干脆以后就管你叫‘幽默大师’得啦。”桂琴毫不掩饰地对长顺说着。

“还…大师呢!你们见哪…个大师,抱着扁担给…众人作揖呀?”

“哈哈,嘿,越夸你,你还越来劲儿啦。”

短暂的笑声过后,英子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伤感。

“瞧把你们仨人冻得,赶紧进屋暖暖和和吧。”没等英子说完,华子和桂琴连忙提起地上的水桶说道:“你们仨进屋歇会儿,让我们把水提进去吧。”

“今天多亏带上手套了,要不然手握着冰凉的铁钩子,非冻坏了不可。英子,你的心真细。”

英子看着我沒有吭声,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在校时我们班的同学就比较团结,男女生之间也不像其他班级那样老死不相往来。但毕竟那时候没有生活上的接触,同学之间的友谊仅仅体现在学习上的交流以及集体项目的活动上。插队以后可就不同了,我们整天劳动、生活在一起,每件事都能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,因此一言一行都能体现出人的性格与道德修养。

“说…点儿正经的,面条做…好了嘛!李…白有首诗说…得真对,锄…禾日当午,饥…肠响…如鼓……。”

“净瞎侃,明明是人家李绅写的,怎么到你这就成李白写的了。”

“别瞎争了,人家李绅可没说饥肠响如鼓啊!”

“瞧你们几个,看来是不饿啦,还不赶紧进屋吃面条去。”

“呦,都煮熟啦!你们仨真是太伟大了。”大明说着示意我赶紧进屋。

“你们仨坐在炕上暖暖和和吧,我给你们盛面。”

华子一边说着,一边和桂琴站在



《热土》一书责任编辑雷思晋在延安富县插队时的照片

裤站在冰窖里似的,我的心里不禁感到一阵心酸。

我和大明的身体比长顺强壮些,出于同学之间的感情,我和大明原本没想让长顺挑水,所以才让他在上面等着。可是没想到,我们的好心却让长顺饱尝了挨冻的滋味。他见我和大明上来了,哆里哆嗦地说道:“你们哥俩让…我也出…点儿汗暖暖和和吧,我…站在这儿,就…跟光着屁股似的浑…身都冻透了。”他边说边从大明的肩上接过扁担。

“哎呦,还…真够沉的。”长顺冻得浑身直打哆嗦,双手扶着扁担跌跌撞撞向前挪着脚步。我一看他如同木偶一般的动作,就知道在家时他也是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主儿。

我和大明一左一右跟在他的旁边,生怕他滑倒了把桶里的水洒了。

“长顺,稳着点儿,马上就到了。”

“嗯,放…心吧。”

听到我们的说话声,几个女生连

锅台边上往碗里捞着面条,英子手里拿着铁勺子负责往碗里浇卤。

“也不知道这会儿几点了,肚子还真有点儿饿了。”

“问桂琴吧,她知道几点了。”英子的话让我们哥儿仨半信半疑。

“哎呦,看不出来嘿,你有表干嘛还保密呀!”

“就是嘛,拿出来让我们大家看看。”

“早知道你有表,我们何必要白天望着太阳,晚上望着月亮估摸着时间过日子呢!”

我们哥儿仨你一言,我一语的直把桂琴说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,平时她那股子泼辣劲儿这会儿也不知哪儿去了。她羞答答地挽起袖口,露出了手腕上那块亮闪闪的手表。

“瞧吧,让你们瞧个够,行了吧。”

“呵,还…是金属表链呢,快…拿出来让…我们瞧瞧!”

(之十)